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The Transcripts of  
Leo Strauss's Courses

刘小枫◎主编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讲疏

# 修辞、政治与哲学

——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1963年）

Leo Strauss's Course:  
Plato's *Gorgias*, offered in 1963

斯托弗 (Devin Stauffer)◎整理

李致远◎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刘小枫 ● 主编



修辞、政治与哲学  
——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1963 年）

Leo Strauss's Course:  
Plato's *Gorgias*, offered in 1963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讲疏  
斯托弗 (Devin Stauffer) ● 整理  
李致远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辞、政治与哲学: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1963年)/(美)施特劳斯讲疏;(美)斯托弗整理;李致远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经典与解释·施特劳斯讲学录)

ISBN 978-7-5675-6562-3

I. ①修… II. ①施… ②斯… ③李… III. ①柏拉图(Platon 前427-前347)-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1597号



Leo Strauss' Course: Plato's *Gorgias*, offered in 1963

By Leo Strauss, Devin Stauffer ed.

Copyright © by Jenny Strauss and 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enny Strauss and 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

ALL RIGHTS RESERVED.

施特劳斯讲学录

## 修辞、政治与哲学——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1963年)

讲疏者 (美)施特劳斯

整理者 (美)斯托弗

译者 李致远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插页 6

印张 32.5

字数 365千字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9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6562-3/B.1082

定价 138.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 出版说明

1949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施特劳斯执教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自1956年起至去世(1973),施特劳斯授课大多有录音。施特劳斯去世后,部分录音记录稿一直在施特劳斯的学生们手中私下流传,并经学生之手进一步流传,其实际影响断难估量。本世纪初,部分记录稿的影印件也流传到我国年轻学子当中。这些打印的录音记录稿文字多有舛误,有些地方因油墨模糊字迹难辩,还有不少明显脱漏。

2008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和管理人——施特劳斯的养女珍妮教授(Professor Jenny Strauss)和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主任塔科夫教授(Professor Nathan Tarcov)决定整理施特劳斯的全部讲课记录稿,并在“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陆续刊布,供天下学人分享。2013年,本工作坊计划将陆续刊布的整理成果译成中文,珍妮教授和塔科夫教授得知此计划后,全权委托本工作坊主持施特劳斯讲课记录整理稿的中译,并负责管理中译版权。

本工作坊按“施特劳斯中心”陆续刊布的整理本组织逐译(页码用方括号标出),翻译进度取决于整理计划的进度。原整理稿均以课程名称为题,中文稿出版时,为了使用方便,我们拟了简要的书名,并在副标题位置标明课程名称。

刘小枫

2016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首席编者 塔科夫 (Nathan Tarcov)

执行编者 麦基恩 (Gayle McKeen)

李向利 译

施特劳斯不仅是著名思想家和作家,还是有着巨大影响的老师。在他的这些课程讲学录中,我们能看到施特劳斯对众多文本的疏解(其中很多文本他写作时很少或根本没提到过),以及对学生提问和异议的大段回应。在数量上,这些讲学录是施特劳斯已出版著作的两倍还多。对研究和修习施特劳斯著作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它们将极大地增添可供参阅的材料。

1950年代早期,由学生记录的施特劳斯课程笔记的油印打字稿,就已经在施特劳斯的学生们中间传阅。1954年冬,与施特劳斯的[关于]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课程相关的首份录音资料,被转录成文字稿分发给学生们。斯多灵(Herbert J. Storing)教授从瑞尔姆基金会(Relm Foundation)找到资助,以支持录音和文字稿转录,从1956年冬施特劳斯开设的历史主义与现代相对主义(Historicism and Modern Relativism)课程开始,该资助成为固定的[资金]基础。自1958年起至1968年离开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在这里开设的39个课程中,被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的有34个。从芝大退休后,1968年春季、1969年秋季和[接下来的]春季学期,施特劳斯在克莱蒙特男子学院(Claremont Men's College)授课,有录音(尽管他在那里的最后两次课的磁带已佚),他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四年的课程也有录音,直至他于1973年10月去世。

现存原始录音的质量和完整性差别很大。施特劳斯[讲课]离开

麦克风时,声音会弱得听不到;麦克风有时也难以捕捉到学生们提问的声音,却常常录下门窗开关声、翻书声,街道上[过往]的车辆声。更换磁带时录音中断,[记录稿]就留下众多空白。施特劳斯讲课超过两个小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磁带就用完了。录音磁带转录成文字稿后,磁带有时被再次利用,导致声音记录非常不完整。时间久了,磁带[音质]还会受损。1990年代后期,首先是格里高利(Stephen Gregory)先生,然后是芝大的奥林中心(John M. Olin Center,由 John M. Olin Foundation 设立,负责调查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管理人,发起重新录制工作,即对原始磁带数码化,由 Craig Harding of September Media 承制,以确保录音的保存,提高可听度,使之最终能够公布。重新录制工作由奥林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并先后由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和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负责监管。格里高利先生是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管理人,他在米勒中心(Jack Miller Center)的资助下继续推进这项规划,并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保存和访问处(Division of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拨款帮助下,于2011年完成了这项规划,此时他是芝大施特劳斯中心(Leo Strauss Center)管理人。这些音频文件可从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获得:<http://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courses>。

施特劳斯允许进一步整理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不过,他没有审核这些讲学录,也没有参与这项规划。因此,施特劳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克罗波西最初把[讲学稿]版权置于自己名下。不过,在2008年,他把版权转为施特劳斯的遗产。从1958年起,每份讲学录都加了这样的题头说明(headnote):

这份转录的文字稿是对最初的口头材料的书面记录,大部分内容是在课堂上自发形成的,没有任何部分有意准备出版。只有感兴趣的少数人得到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意味着不要利用它,利用就与这份材料私下的、部分地非正式的来源相抵触。郑重恳请收到它的人,不要试图传播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份转录的文字

稿未经讲学人核实、审阅或过目。

2008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他的女儿珍妮(Jenny Strauss)——请塔科夫(Nathan Tarcov)接替克罗波西[承担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的工作。此时,塔科夫是芝大奥林中心以及后来的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的主任,而克罗波西直到去世,已经作为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忠诚服务了35年。珍妮和塔科夫一致认为,鉴于旧的、常常不准确且不完整的讲学录已经大范围流传,以及[人们]对施特劳斯思想和教诲的兴趣持续不减,公开[这些讲学录],对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来说,会是一种帮助。他们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鼓励:施特劳斯本人曾与班塔曼出版社(Bantam Books)签订过一份合同,准备出版这些讲学录中的四种,尽管最终一个都没出版。

成立于2008年的芝大施特劳斯中心发起了一项规划:以已经重新录制的录音材料为基础订正旧的文字记录稿;转录尚未转录成文字稿的录音材料;为了可读性,注释且编辑所有的记录稿,包括那些没有留存录音材料的[记录稿]。这项规划由施特劳斯中心主任塔科夫任主席,由克罗波西负责管理,得到来自维尼亚尔斯基家族基金会(Winiarski Family Foundation)、希夫林夫妇(Mr. Richard S. Shiffrin and Mrs. Barbara Z. Schiffrin)、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和赫特格基金会(Hertog Foundation)拨款的支持,以及大量其他捐赠者的捐助。筹措资金期间,施特劳斯中心得到芝大社会科学部主任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职员伯廷赫布斯特(Nina Botting-Herbst)和麦卡斯克(Patrick McCusker)大力协助。基于重新录制的磁带[修订]的这些记录稿,远比原有的记录稿精确和完整——例如,新的霍布斯(Hobbes)讲学录,篇幅是旧记录稿的两倍。熟悉施特劳斯著作及其所教文本的资深学者们被委任为编者,基础工作则大多由作为编辑助理的学生们完成。

编辑这些讲学录的目标,在于尽可能保存施特劳斯的原话,同时使讲学录更易于阅读。施特劳斯身为老师的影响(及其魅力),有时会显露在其话语的非正式特点中。我们保留了在学术性文章(prose)中可

能不恰当的句子片段;拆分了一些冗长、含糊的句子;删除了一些重复的从句或词语。破坏语法或思路的从句,会被移到句子或段落的其他部分。极个别情况下,可能会重新排列某个段落中的一些句子。对于没有录音资料流传的记录稿,我们会努力订正可能的错误转录。所有这些类型的改动都会被注明。(不过,根据重新录制的录音资料对旧记录稿做的改动,没有注明。)我们在尾注中注明改动和删除的内容(不同的拼写、斜体字、标点符号、大写和分段),尾注号附在变动或删除内容前的词语或标点符号上。文本中的括号显示的是插入的内容。缺乏录音资料的记录稿中的省略号仍然保留,因为很难确定它们指示的是删除了施特劳斯说的某些话,还是他的声音减弱[听不清],抑或起破折号作用。录音资料中有听不见的话语时,我们在记录稿中加入省略号。[记录稿中]相关的管理细节,例如有关论文或研讨班的话题或上课的教室、时间等,一律删除且不加注,不过我们保留了[施特劳斯基布置的]阅读任务。所有段落中的引文都得到补充,读者能够方便地结合[引述的所讲]文本[的内容]阅读讲学录。施特劳斯提及的人物、文本和事件,则通过脚注进行了确认。

读者应该谅解这些讲学录的口语特点。文中有很多随口说出的短语、口误、重复和可能的错误转录。无论这些讲学录多么具有启发性,我们都不能认为它们可以与施特劳斯本人为出版而写的那些著作等量齐观。

2014年8月

## 英文编者前言

施特劳斯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开过两次柏拉图《高尔吉亚》研讨课。第一次是在1957年冬季学期,第二次是在六年后,1963年秋季学期。他还在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开过一次柏拉图《高尔吉亚》研讨课,是在1973年,他去世的那年。只有1957年课程的记录稿留下来了,而1963年课程只有录音带,1973年圣约翰学院研讨课的录音带只有一讲(似乎是第二讲)。施特劳斯于1973年非常突然地去世,当时,他不仅正在开设《高尔吉亚》研讨课,而且开始写一篇关于《高尔吉亚》的论文,并打算收入《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既然1973年研讨课的磁带只有一讲,既然那次研讨课和他关于《高尔吉亚》的论文被死亡打断,那么,施特劳斯的学生和研究者为了接近他对这篇对话的解释,就必须主要依赖前两次课程。这两次课程现在都已经整理出来。

施特劳斯于1957年第一次开设《高尔吉亚》研讨课时,正在完成他那本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对一个现代作者的最深刻和最详细的表述:即《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1958年出版。施特劳斯在前言注明1957年12月,而这个前言似乎写于其余工作完成之后。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在1957年秋季,施特劳斯处于《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工作的最后阶段,<sup>①</sup>

---

① 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Thoughts on Machiavell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因此,他在教《高尔吉亚》的时候,脑海里仍然非常多地想到马基雅维里。《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的一个注释也许可以提供一个线索,让人看到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研究与他对《高尔吉亚》的兴趣之间的联系: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第4章一个重要部分即该书接近尾声的地方有个注释,即注219,施特劳斯比较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特别是关于哲学的地位和意义——与“古典作家”的思想。在该书的这个部分,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里的批评最明确。他辩称,马基雅维里对政制的分析结果,“好像不是指向超一政治层面,或者好像超一政治层面不存在”,是“一种巨大的简化,最重要的是,它显得像是发现了迄今为止完全未被察觉的整个大陆”(页295)。“视野的极大收缩,在马基雅维里及其继承者们看来,好像是眼界的奇妙放大”(页295;亦参页173,296-298)。相反,“古典作家是按照人的最高完美去理解道德—政治现象”,坚持认为城邦的价值在于“它对哲学的开放或尊重”。然而,既然也理解城邦为什么必然对哲学关闭,古典哲人们认为自己与城邦、也就是与 demos[民众]——即“没有能力或不愿意遵从哲学的整体邦民”——隔着“一道鸿沟”(页295-296)。然后,施特劳斯写道:

这道鸿沟只能通过一种高贵的修辞术来弥合,这种修辞术,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指控的或惩罚的修辞术。哲学没有能力提供这种修辞术。它最多只能为这种修辞术勾画轮廓。执行的任务必须留给演说家或诗人。

正是在这段表述结尾,施特劳斯插入注219,如下:

这种高贵的修辞术不同于《斐德若》讨论的那种修辞术;对这种修辞术的追求是《高尔吉亚》特有的。

(施特劳斯也要求读者考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4b1-4,亚里士多德在那里提到一个古代的神话传统,即把天体说成诸神,整个自

然充满神性;然后施特劳斯又回头指向本书页 125-126,他在那里讨论马基雅维里对李维的一个隐忍的批评,批评他用道德考虑来形成自己的判断,这个批评为马基雅维里“对权威本身的批评”做了准备。)

如果说《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的这个注释可以引导我们试着把握他的第一次《高尔吉亚》课程与他当时的主要工作之间的联系,那么,第二次课程与他当时的写作之间的联系就更坦白而直接。在 1963 年秋季,施特劳斯完成了《城邦与人》,1964 年出版,而且已经开始写《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尽管他直到 1966 年才出版《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但在 1962 年致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一封信里说:

我正准备出版关于城邦与人的三次讲座,探讨的是《政治学》、《王制》和修昔底德。只有等到这些事情完成之后,我才能开始我真正的工作,即解释阿里斯托芬。<sup>①</sup>

既然《城邦与人》的三个主要部分之一是探讨《王制》的,而施特劳斯又认为《王制》与《高尔吉亚》密切相关——最直观的原因是两篇对话的中心问题都是正义,也因为两者都探讨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那么,《高尔吉亚》与《城邦与人》的关联就是明显的。但《高尔吉亚》之所以引起施特劳斯的兴趣,是跟他的“主要工作”有关,即解释阿里斯托芬,因为修辞术的主题或问题在那项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的许多段落里,施特劳斯都在检查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批评,即批评他不审慎且未能充分欣赏修辞术的必要,即修辞术既能保护哲学,也能保护城邦,以免它们给彼此造成危害。事实上,阿里斯托芬提出的支持诗术高于哲学的部分论据——不是整个,但是重要部分——在于,他坚信,诗术给诗人尤其是谐剧诗人提供了修辞术的资源 and 辩护,而哲人尤其是苏格拉底式的哲人则缺乏这种东西(参《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页 24-25, 44-49, 63-65, 192-193, 233-

---

① 施特劳斯,《论僭政》(*On Tyrann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Including the Strauss-Kojève Correspondence*),页 309。

235, 311-312)。那么,就有可能把《高尔吉亚》视为柏拉图对阿里斯托芬的批评的一种回应,尽管这种回应悄悄承认“对手”的指控不止一点属实。1963年课程的第12和13讲证实,施特劳斯把《高尔吉亚》视为对阿里斯托芬的一个回应。施特劳斯在一些清楚的注释中勾画了他那篇计划的《高尔吉亚》论文的开头部分的轮廓,仅仅从这些注释就可以看出,《云》会在那篇论文的导论部分占据关键位置。

这里不可能详细比较1957年课程与1963年课程。尽管如此,请允许我提几个要点,供读者转向讲稿时进一步考虑。施特劳斯在上课方式上的最显著差异是:在1963年课上,施特劳斯实际上是高声朗读对话的每个段落(学生Donald Leinken代读),而在1957年课上,他经常亲自对原文进行释义,然后做出评述。这种差异的结果之一就是,在1963年课上,施特劳斯没有读到对话的结尾,也没有讨论《高尔吉亚》结尾的神话,除了几个一般的评论。但1963年课程在某种程度上更紧贴原文,作为两次课程的第二次,它应该被视为更权威的来源,从中可以看到施特劳斯对这篇对话的深思熟虑的看法。就此而言,它也使这次课程录音得以留存的学生和学者们有关(录音在施特劳斯中心网站可用),也关系到施特劳斯在1965年春季主持的柏拉图《普罗塔戈拉》研讨课,因为他花了前三次课来概述他在1963年课上对《高尔吉亚》的解释。

至于两次课在内容上的差异,我只提两点。第一,1963年课程一开始广泛地讨论了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对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提出的一对挑战,而1957年课程一开始则宽泛地考虑了柏拉图对哲学本身的意义理解,包括柏拉图一方与笛卡尔及其继承人一方的显著对比,外加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问题。如果说1963年课程作为《高尔吉亚》读物更优良,1957年课程的开头一讲则比1963年的相应部分更引人关注,因为前一次课探讨的是更根本的问题。(读1957年课程开头一讲时,应该补充考虑施特劳斯在1957年课程第12讲对柏拉图理念学说的讨论)。第二,若论对对话本身的解释,两次课程的最重要差异也许关系到施特劳斯对卡利克勒斯性格的分析。在两次课上,施特劳斯都反复强调,卡利克勒斯不可能被苏格拉底说服;不像珀洛斯,苏格拉底

至少在他那里取得某种成功,但卡利克勒斯不可能为苏格拉底的论证或修辞术所动。他在对话中代表那种哲人不可能真正使之改变的人。但他为什么不可改变?在1957年课上,施特劳斯初步强调,卡利克勒斯的固执根源于他的软弱和自我放纵的欲望。但随后他在有限的程度上讨论了卡利克勒斯性格或关切的两个其他特征,而这两个特征在1963年课上得到更大程度的强调:其一,卡利克勒斯是习俗的奴隶——这尤其表现在他对某种男子气概妄念的执着上,根据这种妄念,真正的男子汉永远不离自己的岗位或在论证中永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其二,他对义人的受苦和恶人的发达而感到义愤。卡利克勒斯这个复杂人物的这些方面在1963年课上得到更充分的揭示,尤其是卡利克勒斯的义愤,对它的讨论导向一个迷人的说法,施特劳斯称之为“自我辩护的辩证法”,对免受不义的合法关切可以把人最终引向僭政的侵略。

尽管有这些差异,但两次课程是以根本相同的方式解释这篇对话。施特劳斯在两次课程之间或在第二次教学过程中对这篇对话的看法没有激烈变化。我这里很难公正对待施特劳斯对《高尔吉亚》的整个解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我会指出几个主要特征。不像大多数研究这篇对话的学者,施特劳斯不认为这篇对话是毫无保留地谴责修辞术。施特劳斯的解释的决定性想法是认为,修辞术仍然是对话的中心主题,贯穿了三个主要部分:高尔吉亚部分、珀洛斯部分和卡利克勒斯部分。根据施特劳斯,第一部分尤其是第二部分对修辞术的严厉批评,最终在第三部分让位于一种更复杂的裁决,以重要的方式恢复修辞术的地位。《高尔吉亚》检查修辞术,结果证明部分是检查修辞术的必要性,甚至或特别是对哲人而言的必要性。苏格拉底可能真正批评高尔吉亚实践和教授的智术式修辞术,但他也指出一种新的修辞术形式,可以弥合哲学与城邦的鸿沟。施特劳斯对这种新的高贵修辞术的分析有许多方面,但请允许我突出他特别强调的三个要点。第一,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勾勒的修辞术通过指控城邦或通过“传唤 polis 到哲学面前受审”,以间接的方式为哲学做了辩护。第二,正如这篇对话理念学说的缺失所暗示的,为了生效,这种修辞术必须抽离或闭口不谈哲学的顶峰。施特劳斯在1963年课上反复说,“顶峰是缺失的”。第三,既然不

谈哲学的顶峰也就是不提哲学的快乐,新的修辞术就坚持快乐与善之间的极端区分。当然,这些只是施特劳斯关于这种修辞术的丰富说明的三个要点,就像他也反复强调的,《高尔吉亚》指向的这种修辞术在目的和性格上相当不同于《斐德若》的爱欲修辞术。以列举的方式说明这三个要点时,我肯定已经过分简化了施特劳斯的解释;为了纠正这种过分简化,需要详细阐述每个要点,并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引入其他许多尚未提及的考虑。任何序言都不能充分把握施特劳斯《高尔吉亚》解读的复杂意蕴。幸运的是,读者现在可以凭自己的眼睛看看施特劳斯实际说了什么。

我要感谢 Mark Verbitsky 和 Ariel Helfer 协助整理 1957 年和 1963 年讲稿。

斯托弗(Devin Stauffer)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 英文编者说明

本记录稿基于现存的课程录音文件和原始记录稿(见总说明)。课程共 16 次,只有第三次没有留下记录。本记录稿有些简短段落不是源于重新录制的录音带(因为磁带破损或因为有些语词听不见),而是源于原始记录稿。这些段落和相关页码均已注明。

文本教学以研讨课的形式进行。学生不交论文,而是以书面形式向施特劳斯提交问题,他多次在上课一开始解答这些问题。

课上高声朗读文本时,本记录稿都以课程指定的版本为准(除非以其他方式注明),保留原始拼写。引文则全段纳入。

课程的指定文本是 Lamb 英译的《高尔吉亚》(*Gorgias*, trans. W. R. M. Lamb,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 16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本记录稿由 Devin Stauffer 编辑,Mark Verbitsky、Ariel Helfer 和 Will Selinger 协助。

关于记录稿整理计划和编辑方针的一般信息,见总说明。

## 目 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英文编者前言(斯托弗)/

英文编者说明/

### 修辞、政治与哲学

——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1963年)

第一讲 导言(447a-447d)/<sub>3</sub>

第二讲 高尔吉亚部分(447c-452e)/<sub>29</sub>

第三讲 (未录)/<sub>67</sub>

第四讲 高尔吉亚部分(457c-464a)/<sub>68</sub>

第五讲 高尔吉亚、珀洛斯部分(463a-469c)/<sub>100</sub>

第六讲 珀洛斯部分(469c-474d)/<sub>134</sub>

第七讲 珀洛斯部分(474d-481b)/<sub>172</sub>

第八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81b-486d)/<sub>209</sub>

第九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86d-491d)/<sub>244</sub>

第十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91d-497c)/<sub>283</sub>

第十一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97b-501e)/<sub>317</sub>

第十二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502b-507d)/<sub>357</sub>

第十三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507d-513c)/<sub>391</sub>

第十四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513c-520b)/<sub>429</sub>

第十五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520c-结尾)/<sub>468</sub>